感悟 ♥昭阳

低头看花

头要抬得起来,也要低得下去。低下头来,才会发现那些不被人注意的美丽。

秋日,驾车在蜿蜒的山路上盘旋,不知绕过了多少弯,终于来到山顶。站在高处,视野开阔,美景尽收眼底。抬头仰望,天很蓝,云很白。山风送爽,黛绿色的山峦连绵起伏,苍凉与辽阔漫卷心头。不经意间,低头看见幽深的山谷里,绽放着星星点点的紫色小花,即使长在深谷,无人问津,仍昂扬盛开,在阳光的照耀下,绽放属于自己的美好。那一抹明亮的色彩,点亮了生命的热烈,让人心生感动。

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山,它让你仰望,让你总想往高处攀登。它让你有了奋斗的方向,让你总想抬一抬头,看一看高处,看看那令人向往的山顶。抬头看天是一种方向,低头观花是一种心态。关注自身的高度,也在意开在尘埃里的花。那些默默吐露芬芳的小生命,总在我们低头的一刹那,让我们捕捉到美好,看到一种谦逊低调的态度。

一年夏天,在青山环抱的大金湖流连,清新的山风轻轻拂来,湖面像碧绿的镜子,倒映着山和树的影子。同行的游客中,有人兴奋地喊着:“山谷中有好多黄花。”于是,我们纷纷低头往下看,一朵朵黄色的花像是约好了一般,一齐绽放在盛夏的山谷里。山间氤氲的云雾雨露滋养着它们,叶子透着墨绿色的光泽,黄色的花朵迎着风轻轻摇曳,一丛丛、一簇簇,彼此簇拥,相互映衬。导游说:“这是萱草花,也叫忘忧草。”“萱草生堂阶,游子行天涯”,原来这就是代表母爱的萱草花,即使身处深谷,即使无人欣赏,它也不会忘记自己开花的使命,默默地吐露芬芳、绽放光彩。

有的人是立于山巅的一棵树,身居高处让人仰视;而更多的人则像山谷里的花,终将平凡。芸芸众生中,你我何尝不是这些平凡的个体?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,奔忙着、努力着,默默地绽放属于自己的芳华。即使再小,即使再不起眼,都勇敢地开出芬芳美丽的一朵花,或许在不经意间,能带给别人一丝惊喜、一份美好,这就足够了。如果悄然消逝在岁月的烟尘中,不被人关注,也用不着抱怨,只要努力绽放过,就无怨无悔了。

只要低下头来,就能看见一片美好。只要低下头来,就能感受生活的意义。低头流连的双眸,常常能邂逅刹那间的惊艳与感动——我们与美好之间,只隔着一低头的温柔。

相思树 ♥山歌

缠足阿嬤

父亲7岁的时候,我的奶奶去世了;母亲10岁的时候,我的外婆去世了。所以,我没有阿嬤。但父亲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外婆,外人都叫她“梅婶”,母亲则称呼她“阿嬤”,我也就跟着叫她“阿嬤”。

19世纪末,阿嬤出生在一个富裕人家,但她没能逃脱封建社会的迫害,被缠了足,成了走路不稳的小脚女人。听母亲说,阿嬤60多岁时改嫁给父亲的外公。这在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,着实是轰动的新闻。据说,当时我们老家的报纸还刊登了这条消息,对阿嬤冲破世俗枷锁,追求婚姻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勇气予以褒扬。

父亲的外公去世后,阿嬤成了独居老人。我的几个舅公都远在外地,平时难得回去一趟,因此,母亲总是叮嘱我们常去阿嬤家看看,能帮上一点是一点。这样,我小时候跟阿嬤待在一起的时间就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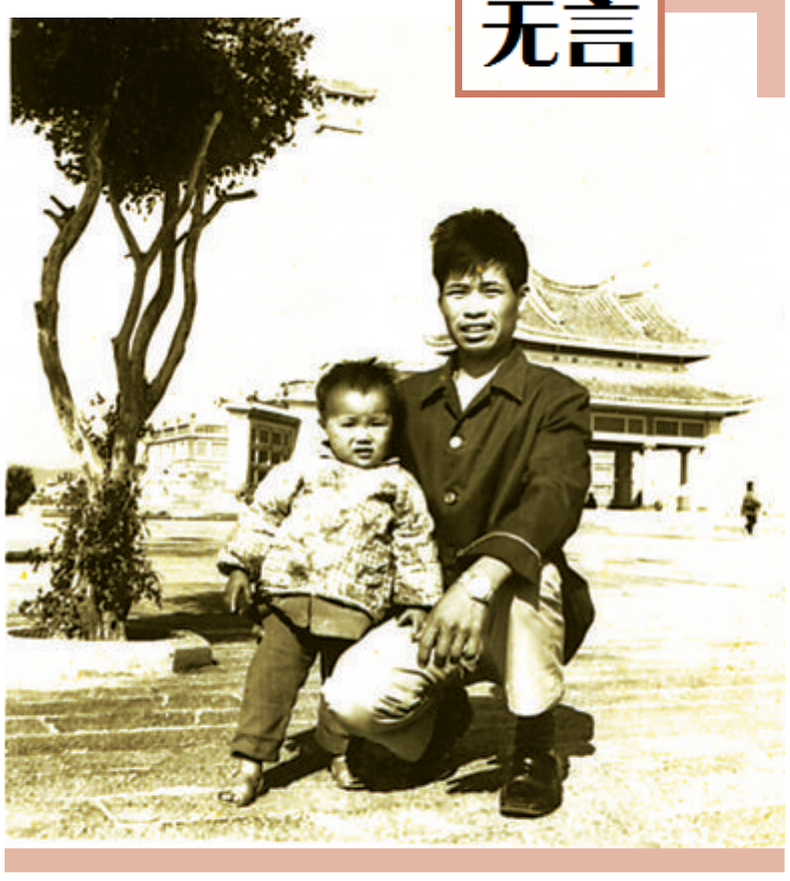
很多人对阿嬤的“三寸金莲”充满好奇,只要听说“梅婶”准备洗脚了,阿嬤的厅堂里总会有看热闹的人。阿嬤也不驱赶他们,众目睽睽之下,大大方方地洗自己的脚。有一次,阿嬤把我叫去,吩咐我烧一大锅水,并摆上椅子、凳子、水盆、换洗物件等。一切就绪后,阿嬤坐上靠背椅,脱下脚上的玲珑绣花小布鞋,又将裹脚绑带从小腿上方一圈圈一层层地解开,一只脚终于露出了真面目,这是怎样的一只脚啊?!阿嬤畸形的小脚只有常人的三分之一大,看了让人心酸!阿嬤抚摸着自己的小脚,暗自伤感:“可惜啊!”又道:“瞧你们一个个好腿好脚、活蹦乱跳的,多好啊!”

我经常帮阿嬤打酱油、买点心,她总夸我是她的好帮手,可有件事我却搞砸了。那是一年春天,阴雨绵绵,空气潮湿。阿嬤叫我过去帮忙,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用小火柴生炉子烧饭,由于木柴太潮湿,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把木柴点起来,倒是弄得满屋浓烟滚滚……我觉得自己无能,灰溜溜地回家了,也没敢把此事告诉母亲,后来,想起这事儿,不知阿嬤那天晚饭吃啥,是不是饿着肚子上床睡觉的,我就心疼、自责!

在老家那个村子里,虽然总有人关注着阿嬤,但真正关心她的却寥寥无几。肢体的残缺、生活的艰辛,都没能打垮阿嬤,她以顽强的意志、积极的态度走完了漫长而艰难的人生,享年89岁。如今,她已离开人世40多年,也许没人能记得她了,但她在我的心目中,一直都是勇敢的人!

老照片 ♥小林子

父爱无言



父亲已经70岁了,身体还硬朗,这是我们子女的福气。

父亲可算得上是厦门岛内最后一批农民了吧。父亲小时候吃过苦,人老实,不善言辞,打我懂事起,我就天天见着父亲在田间辛勤地耕作。父亲干农活是个好把式,整出来的一畦畦菜地平整干净,就连种上去的菜都长得整整齐齐的。浇水、施肥、拔草、犁地……父母亲就是日复一日地辛苦劳作着,用勤劳的双手供我和哥哥读书,让我们家早早便盖起了楼房,过上了殷实的日子。

20世纪80年代,村里有些头脑灵活的人做起了生意,跑起了出租车,父母亲并不眼热,还是将满腔热情都付诸田地。长年日晒风吹雨淋,个头不高的父亲,又黑又瘦,看着让人心疼。我和哥哥从小就懂得体恤父母的不易,经常到田里帮忙。父亲从不让我们干重活,最多就是让我们拔拔草,蔬菜收成时搭把手。

都说父爱无言,更何况是我那老实木讷的父亲。很小的时候,我就能够感受到来自父亲的细腻的爱。这张照片就是我1岁多的时候,父亲用自行车载着我,带我去集美鳌园游览的时候拍的,这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。我问父亲,40年前景点拍照应该还是新鲜事物,他怎么就能想到拍个父女合影呢?父亲腼腆一笑,说:“忘了!”

我从小就特别爱吃玉米,每到春天播种的时候,父亲总会在田边种上一大排玉米,让我实现吃玉米自由的愿望。我家的屋前屋后、田头,还种了西瓜、木瓜、香蕉、芭乐、龙眼等水果,母亲说,因为有个爱吃水果的女儿,父亲便想着法子讨女儿开心。父亲听母亲这么说,总是呵呵一笑,并不多说上一句。

我毕业后当上了老师,患上了咽炎,听说球兰花泡上蜜,冲温开水喝可以缓解咽喉不适。父亲便在自家屋顶上忙开了。两年后,父亲精心照顾的球兰花盛开,他小心地剪下花朵,晒干,泡上蜜,搁在冰箱里,一罐又一罐,全是给我备着的。

现在的父亲,已经近20年没有干过农活啦。赶上了好时候,父母每个月都有几千元的养老金,还有房子可以出租,小日子过得挺舒心的。父亲经常和他的老伙伴们泡茶话仙,有时还一起到山海健康步道散步……周末,我和哥哥便带上孩子回娘家蹭吃蹭喝,最喜欢的事就是陪父母一起“呷茶”,听父亲讲他听来的大小新闻,讲各种掌故……父亲已经不再那么黑黑瘦瘦了,年纪大了,话也多了,他说:“年轻的时候那么辛苦,当时怎么也不敢想象,晚年能够过得这么幸福!”愿亲爱的父亲一直健康、幸福下去,让我们有更多时间陪伴左右!

情网 ♥郑泽颖

买奶茶

周五的傍晚,我匆匆走出单位,共享单车“转战”地铁,一个小时后,我拖着疲惫的身子经过家附近的奶茶店,我决定,买杯奶茶犒劳一下努力工作的自己。

奶茶店里有不少人在排队,我拿出手机,熟练地扫码、下单,然后站在店门口边玩手机边等叫号。这时,有个阿姨进店了,她对忙碌的店员说:“你好,我要一杯奶茶。”“手机扫码下单更快哦!”店员小哥告诉她。“我不太会用手机点,你能帮我一下吗?”那位阿姨说。店员小哥很快走过来:“那我这边帮您点,请问要喝什么呢?”“嗯,茉香奶绿。”阿姨说。“茉香奶绿一杯,需要加小料吗?”小哥问。“小料是什么?”阿姨有点迷糊。“珍珠、椰果、布丁、红豆……”“那,加珍珠吧。”“好的,冰度、甜度呢?”阿姨又是一愣,估计没想到买一杯奶茶还有这么多问题。

“等一下啊,我没买过这个,我打个电话问一下,我女儿跟我说完我忘记了……”阿姨似乎有点不好意思,拿出手机赶紧打了个电话,“喂,你刚才说要喝奶茶,要冰的吗?还有,要加什么东西吗?”经过女儿的远程指导,阿姨很快点好奶茶,站到一边等叫号了。

我不禁打量起阿姨来,她穿着普通的T恤和黑裤子,手上拎着布袋子,我猜里面应该是自己带的饭盒——很多中年上班族都喜欢自己带饭到单位吃。在一家装修时尚的奶茶店里,周围都是穿着时尚的年轻人,阿姨站在里头有些格格不入,每当有人经过,她都会往边上让一让。也许,不是为了女儿,她估计都不会走进奶茶店吧。

我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爸妈。我也很喜欢喝奶茶,还在读高中时,有一次上晚自习之前,我拜托爸妈散步回来的路上帮我买一杯奶茶,我晚自习回到家可以喝。晚自习结束后回到家,爸爸说奶茶放进冰箱了,我兴冲冲拿来要喝,却发现奶茶里加了我不太喜欢的椰果。我问:“我不是说要加珍珠吗,怎么变成椰果了?”爸爸说:“店里没有珍珠了,问我换成椰果可以吗,我也不懂,就说好。”“可我不喜欢椰果。”我有点小失落。后来,我又拜托爸妈帮我买奶茶,他们带回了别家店的奶茶。我问:“怎么不是那家的奶茶?”爸爸说:“他们今天又没珍珠了,所以我们就换了一家店。”

想到这里,我真是感慨万千。也许当时,我的父母也在奶茶店里局促不安,不知道怎么点单,不知道换了一种小料我喜不喜欢喝。当我们有需求时,我们的父母都会想办法学习,尝试他们并不熟悉、甚至完全不懂的东西。现在,我们也别忘了带上父母,当好一个引导人,领着他们多看看这个变化很快的世界。想到这儿,我也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:“妈,喝奶茶吗?我等下回去给您和爸带两杯奶茶哦!”

闽南风情 ♥崔宗雷

悠悠马巷

人生旅途,天南海北,足迹所至之处不可胜记。但是,总有一些地方,为之留恋徘徊,念念不忘,成为人生时光中难以忘记的一部分。

从山东来到闽南工作多年,想家的时候就四处走走。前阵子,又去马巷古镇转了转。马巷古镇因形状似舟,又称舫镇,在翔安区北部,离厦门岛有些距离,不算旅游的热门景地,但是它那幽曲的街巷,散落的古迹,总是令我神往。

马巷老城区不大的范围内,保留了许多庙宇,如马巷街的元威殿,新街巷的飞瓦堂,楼仔内的武威殿、威护殿,山仔尾巷的清居堂,还有妈祖庙、城隍庙等,20余处。第一眼望见威护殿那历经沧桑的庙宇矗立在民居中,就感觉自己曾经在前尘的时光里和它相遇,如今久别重逢。这些庙宇殿阁,都是闽南的建筑风格,尤其是庙顶所用的剪瓷雕,绚丽多彩,惟妙惟肖。竹仔脚巷的青云宫与镇南殿,比邻而立,剪瓷雕的风格却迥然不同。镇南殿顶上是一片天兵天将乘龙闹海的场景,金碧辉煌,繁复华丽;而青云宫上则只有两条青龙戏珠,以淡远的青色为主色调,点缀精巧秀丽的花卉图案,美得不可方物。

除了庙宇,马巷古镇还留存很多红砖古厝。曾经参观过龙海埭美古村的民居,布局整齐,井然有序,而马巷的古厝则大多呈散落的状态,在街巷中不经意遇见,倒多了一份惊喜。这些历经沧桑的红砖古厝,深藏在曲折幽深的街巷中,有的古厝还住着人家,从虚掩的门扉中,可以望见小院里斑驳的光影,堆置的杂物、花盆;有的古厝大门紧闭,原先的主人大约是迁居了,但院子里的龙眼树、木瓜树却依然茂盛……

我在北方长大,几乎没见过像马巷这样曲折幽深的街巷,有的狭长望不见尽头,有的不过数米,宽仅尺余,长街短巷交叉纵横,难分东西南北。黄昏时一个人在街巷中漫步,每走一步都是风景,每一次转身都像是寻觅那在身后逝去的光阴。有时在路口遇见一棵老榕树,在它繁茂的枝叶下岁月深深;有时走到一座门扉久闭的古厝前,不禁遥想,这里有多少故事还可寻觅。晚风吹拂,在暮色中独自漫步,我总有误入时光深处的感觉。

返回时找不到来时路,茫然四顾,寂静的巷子里忽然走出一个婆婆。上前问路,婆婆笑着说:“就是原来住在这里的人,离家久了回来也会迷路的。”婆婆把我送到灯影繁华的巷西路,回头望着婆婆走入巷子深处的身影,忽然感念,那逝去的年华,没有日暮乡关的愁思,只有路在脚下的希冀。

亲历 ♥且炎

最美的风景

自从看过园博苑海洋岛上凤尾鸡冠花成片开放的美图后,我便心痒难耐,找个时间,就直奔园博苑。

来到园博苑,远远望去,在蓝天白云和晨阳下,一大片深红色、明黄色、金橘色的凤尾鸡冠花组成气势磅礴的花海。我们想和花海来张合影,可是不管怎么比画都是大头照。这时,一位儒雅的老人走过来说:“我帮你们拍吧。”我连连感谢,递过手机,老先生看着镜头指挥我们:“靠左点,要微笑,好嘞,非常棒!”

翻看照片,果真构图不错。交谈之后,我得知,老先生是闽西永定的一位中学教师,今年70多岁了,平时喜欢摄影,难怪拍照水平很高!我由衷地向他道谢,然后问:“您是一个人来园博苑游玩吗?”老先生没有回答,却对我道声“对不起”,迎着不远处一位头发花白、身材瘦小的老太太走去,然后两人有说有笑地折返回来。我用半生不熟的客家话对他们说:“我帮您和太太拍个照吧!”没想到,老先生大声对我说:“她是我妈妈!今年96岁了,除了有点耳背,身子骨还很硬朗。”原来,他们是母子,我愣住了。老太太笑眯眯地向我摆手道:“我不要拍照啦。”老先生指着花海对她说:“这么美的地方,我们还是拍张照片吧!”老太太板着脸:“我就不想拍照……”一句话可把老先生搞得很紧张,他赶紧好言相劝,还扮鬼脸逗乐,老太太的神色才和缓下来。

我不由得想起一则典故,古代有位隐士老莱子,他孝养二亲,70多岁了,为了让父母高兴,他还将一套五彩斑斓的衣服穿在身上,走路时装成小儿跳舞的样子。眼前这位老先生,可不就是“老莱娱亲”的现代版?我不由赞叹:“您对母亲太孝顺了!”

老先生笑道:“有妈妈在,我就还是幸福的老小孩!她心情舒畅身体健康,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!”

我们告别后,两位加起来近200岁的老人走入花海,老太太兴致勃勃地抚摸着美丽挺拔的凤尾鸡冠花,她的白发和深红、明黄的色彩相映成趣,老先生收起相机,小心地护在左右,生怕母亲跌倒……这温馨的一幕让我想起早逝的母亲,一时间竟眼眶潮湿,真羡慕这位老先生。

海洋岛的凤尾鸡冠花很美,然而,我觉得最美的风景,是花海中的那对母子。

人间草木 ♥踏雪寻梅

种草记

老话说得好:“有心栽花花不开,无心插柳柳成荫”,不过,我现在要改写一下这句话,将它改为“有心栽花花不开,无心种草草成荫”。望着阳台上恨天高的青草,我气不打一处来,说好的玫瑰花呢?无叶无芽,难道我遇上了“熟豆子”事件?

说起阳台上的几盆“玫瑰老桩”,还有点故事。闲来无事,我最喜欢在花鸟市场转悠,花草绿植自是赏心悦目,鸟鸣鱼游更是惹人怜爱,买买花、种种草、养养鱼,绝对岁月静好。几位熟悉的店家见我走过,都会热情招呼我入店“呷茶”。

“哇,居然有绿色的玫瑰!”当我第一眼瞄到它时,惊为天物,它们虽没有大红的火热、粉红的娇艳、白色的圣洁,但淡淡的绿着实清新可人,这不就是生命最初的颜色吗?我也曾见过绿色的郁金香、绿色的牡丹花、绿色的小雏菊、绿色的洋桔梗、绿色的绣球花……但如此这般美丽的绿色花儿我还是头一回见。见我眼中爱意满满,店家小陈说:“这种绿色玫瑰其实为现代月季,传说中真正的绿玫瑰产于以色列,颜色比此款月季青碧,有着奇异幽香,说是若能在绿玫瑰开花时许愿,便能美梦成真。”

没有绿玫瑰,眼前的绿色月季亦十分惹人喜爱,我正想买下来,小陈告诉我:“这束花是客人预订的,一会儿就来取。再说,你很少买绿色的花,今天怎么‘转性’了?”我说,有位好友很喜爱绿色的花儿。“要不,你买几棵玫瑰老桩回去种吧,这款名为‘绿茵’的,也开绿色花儿,差不多三个月就能开花。”我转念一想,好友的生日就在三个月后,到时开花正好给她一个惊喜。于是,我买下了六盆“玫瑰老桩”——两棵“绿茵”、两棵“海洋之谜”和两棵“迷恋”。

满心欢喜地将它们带回家,本以为只要精心照顾,它们定然能茁壮成长,花开欢喜。谁知,六盆“玫瑰老桩”都无叶无芽,倒是旁边的草儿长得壮实。拍照给好友看,她大笑:“小草长得这么好啊,那还是别拔了吧!”我虽知应该除草,但终究没舍得拔掉它们,任由它们享受阳光、清风、雨露,还有我不深不浅的呵护。眼见好友生日将至,它们依然只是一盆草,我着实气恼,好友劝慰:“种花,随意就好!草势喜人,心意也到了,这不也很美吗?”

望着眼前的绿草如茵,权当它们就是店家口中描述的“绿茵”吧——天下万事,随心、随缘、随喜……

难忘时日 ♥鼓浪闲人

“补霜降”囧事

闽南有句俗谚:“一年补透透,不如补霜降。”说的是人们在霜降节气里食用滋补药膳,其强身健体的功效会发挥得更为明显,此养生理念与北方的“贴秋膘”如出一辙。

我家在鼓浪屿的老宅,有个轮廓并不周正的小庭院,墙根处散落着几颗形状各异的太湖石,还有用细毛竹搭成的葡萄架,它们为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院子平添了几分田园之趣,故而常有亲朋得闲便来我家院子喝茶聊天。

一个深秋的早晨,文宽叔出现在院子里,笑盈盈地对我爷爷说:“培元伯,我今晚想借用一下您家的院子,约几个朋友来‘补霜降’,您也来参加。”“你请我吃饭啊?那肯定还有其他想借的东西,一并说出来吧!”爷爷慢条斯理地说。“我还想用那个煤球炉子炖点汤,您要是能再弄一小盆蛋炒饭,外加一盘凉拌西红柿,那就再好不过了。”话音刚落,他便麻溜地掏出了烟。“知道啦!老夫一定会鼎力相助的,别忘了早点过来布置一下……”说完,爷爷便摆出一副送客的架势。

当夜幕降临的时候,文宽叔和他邀请的两个朋友,还有住在老街的黑豆伯、眼镜师傅,按约定的时间出现在我家的小院,大家一起动手,把宁静的小庭院变成了热闹的大排档。由两个小方桌拼成的长条桌上,摆上了七八碟家常小菜,煤球炉子吐着淡蓝色的火舌,“舔着”盛满热汤的粗陶瓮——四物鸭汤的香气扑鼻而来。见众人依次落座,文宽叔激动地举起酒杯并致祝酒词,一阵欢快的掌声过后,“补霜降”晚宴正式开始。

个把小时过后,“补霜降”的人们在酒精的作用下,开始云山雾海地神侃,劝酒声与划拳声不绝于耳,但让人疑惑的是,那盆配以香菜、葱段的生腌三目蟹却没人品尝。于是,文宽叔借着酒劲搞起了“摊派”,不停地往每个人的碗里添加蟹块,并提高了嗓门吹嘘道:“这可是我费了老大劲才弄出来的美食,大家赶紧尝一尝,吃过绝对忘不了……”大伙见他如此热情,只能硬着头皮品尝,爷爷向来反对生食,就找了个借口离开了饭局。待他回到座位,只见刚才还生龙活虎的几个人都捂着肚子,难受地呻吟起来。“不好,这是食物中毒了,快点上医院!”爷爷指挥家人搀扶起这些病号向医院赶去,一些热心的老街坊也闻讯前来帮忙。

医生检查化验后,诊断他们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引发了急性肠胃炎,需打点滴进行治疗。留院观察期间,浑身乏力的文宽叔自责不已:“都怪我瞎胡闹,看样子,天凉温补才是正道!”